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書畫技藝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派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為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訪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因朝以來木工一人而

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唯一女年十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締狀
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模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
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
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

睛如線此正午猶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
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
善求古人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
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
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
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
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宋迪

度支員外郎宋迪公画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
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暗嵐江天暮雪洞庭秋
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鍾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
多傳之徃歲小窗村陳用之善画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小失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
其不反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難耳女先當求一
敗牆張絹素記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
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卑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目
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
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徃來之

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皆境天就
不類人為是謂畫筆用之自此畫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
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
直下不倒側故針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當自
謂吾晚年始得黃功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
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黃筌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侍詔黃筌皆以善画

著者尤長於畫花竹蜀黃筌并二子居寶弟惟亮皆
隸翰林院圖畫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
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
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
筆畫之殊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
意筌惡其勝已言其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然之子乃
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
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疵遂得畫院品
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鉉者騎小篆嘗篆千字文
以示鉉其字字不必出一中指之中騎省嘗曰篆難
於小而多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大篆可無爾
見湖山
野錄

陳康肅

一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
於園有賣油翁檐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
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
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

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澆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一
陳光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田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光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光咨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嘆然母曰汝父教汝以孝輔國家今汝不矜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見便水
燕談

覆射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覆射太宗時以為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鶴筆筆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書王印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見玉壺清話

感融

感融或謂之感戎漢書謂之格雖止月數某兵行

道亦有能否徐得占善後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欲
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
勝之造弓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亡善一者
往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又射力不屈四者
寒暑力一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使正凡弓往體
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初者妙則治筋凡
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
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他又揉其材令伸然後
傳角與筋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
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柱謂過挽吻則木強而不末節
謂祀稍牌木長則柱短則虛

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清聲實凡弓初射當天寒
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失此膠之為
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位筋而不任膠此所
以射久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製正者材也相材之
法視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破此弓人
之所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與藉皆為木板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紋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鉄枚其止以松脂脂和紙灰之類冒之敷印則以一銀靴置鉄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鉄靴為一枚待就火煬之藥稍鏝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末為問易若印數十百千木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鉄板一枚印刷一枚已日布字此印者統筆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算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枚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者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並與藥相黏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童方池真谷塹堵塹臚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三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示兩頭齊其併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勾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結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上下長以生廣乘之併二位以高乘之六面二隙積者謂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垓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未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

報賽前竿平射後竿平肩為曼道前竿垂手後竿平
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上木之上益
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
業也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專術專文象形
如繩本所用墨對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
有綴術二卷

算術

各自乘以股餘弦餘者開方餘為句倍之割用之直
徑以所割之數字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徐所得
入直徑以為割田之孤再割亦如之成去已割之數
則再割之數也綴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五分以半
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五分自乘得九因減弦以外有十
大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句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
文圖徑二半自乘得四步為句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
以法如圖徑二十步求孤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徑依
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曆術

淮南人衛朴朴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

諸曆迎駭客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衍得二十七
朴乃得三十五惟隆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
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
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
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
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曆
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
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
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
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

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後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
撰奏元曆以無恆薄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十七而
已然已密於他曆觀沈括

蹴鞠

蹴鞠以皮為之中寔以物蹴鞠為戲樂也亦謂為
述焉今所作牛氣胞納氣而張之則喜跳躍然或俚
俗教少年簇團而跳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為恥久不
墮為樂亦謂為築毬鞠也就東方之事故習蹴鞠乃
習之道後變鞠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辨其

其間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蹴鞠二十五篇也技臯者賦詠為又霍去病穿城蹋鞠穿地作鞠室也士之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制規制禮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置供御打球供奉亦猶唐有後園小打毬官也然時習之不為常好也矣

二

顏師古注霍去病博去病穿城蹋鞠云鞠以皮為之寔以毛毼蹋而戲也顏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燂

了水中操一包閉氣如常在意賜招拳卒末休因朝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為作詩叙述曰皆裝花屈軼及滕滕白打大盧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蹠脚立多時初柳為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後園柳性伺之毬果併出柳耶扶取左右以告晉公亦素間柳名即召之柳曰擲懷所素業首戴毬以入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書又再拜每拜轉輒至背臂間既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為門下客世傳毬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獨毬弟子學毬或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

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人云
責人
詩話

圍碁

一
圍碁博物志曰先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
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能有高
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奕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則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

住奕人名秋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其不致志
也揚柳方言中閩之東西異耳奕即碁也今碁品以
國手為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奕秋過國之善奕者
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玄保為
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國局挾故言通國也若孟子
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為天下絕格也
齊高弟子也曰華隨在淮陽破荻為片縱橫以為碁局
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焉今皇帝善奕
可稱絕格也何耶凡諸道進碁者皆相國格及賜侍御也
御製畫技三道局御製局角國勢數卷班行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
 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令畧
 舉大數凡方二數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
 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
 十六字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
 方五路用三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
 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碁局上下字號之手指碁局取
 勢相擊隨多者為負排之上狹下寬名八勢也宋帝
 嘗謂此道鞠彈碁為一絕南朝盛行太平吳國中宣

問能者進局并碁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身觀贊寧

禪碁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為勞來相類而不勞者
 遂為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
 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鞠蹴劉鋼勸止之曰為
 樂甚眾何必乘危逸頓刻之勸此亦擊鞠唐書悞述
 為蹴鞠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碁
 局方二尺口心高如覆孟其顛為小壺四角微隆起
 今大明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
 隱詩曰王作禪局碁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

天詩彈其古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林角斜彈
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碁用二十
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曰里午各六
技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子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
八十丸道累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算術
多門如來一上驅拾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
減一法相異其術都不可用乘除但補虛就盈而已
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
一因之者位數少則頗闊徒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
除之有常算然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

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忠孝節義

范文正

一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點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陳擾擾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二

范文正公輕射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蘇近郭買良

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養群從之貧者揮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絲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並見澠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插盃匙惟有進退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逐乎承禧歎自無以答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雜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稅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警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注執其子曰當與我同死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班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諳北軍笑喬既死從吏撒屍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掘得

屍以右手加額上加所觀者陽文公談屍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厚動必由禮義諱岳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如藥有天靈蓋溫叟見之泯然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猶叟溫篤行為世所推

馬遠

慶曆永妖賊王則盜據甘陵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邊將引兵還城宋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撫使馬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

元亮餘堂可說而五也公壯其言遣行下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鴈偃水呼守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爾能來身出城公為爾請於朝亦不失當者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其數十不日城陷血膏劓戟肉飽犬鼠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散終不能聽乃復白卜曰公有密方願分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辟遂瘦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至遂被救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觀時為之作傳水滸談

趙師旦曹觀

儂賊破邕州徧江漲遂擊掣公流入番禺時贊善夫
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迫境諭官屬吏
民使避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
泊吾之賊尔若曹與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
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
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歲於山谷道士求一子葉
草中賊去比三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
觀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
餘里為賊所擒賊酋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

今日猶不拜耶曲日竟不屈到晚藉薪燔死于 特奉

路主僧運者與曹有舊仍依師旦事勒詩于石朝廷
贈歎太常少卿子孫第姪酒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
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保毅直趙君之事嶺外軍知
之康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絕

劉潛

劉潛以留州職官權知鄧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
驛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
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後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復
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卷並見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
行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途遇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
還家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
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至其母助葬者數千人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言
窮行膝步履土成墳有雙白鶴徘徊松上狐狸馴側
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日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

號

有一狐狸環墳側如迴警吠久之有群鳥翔集中

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匝漸行哭七日而

去年七十每號慟涕淚流如兩日食脫粟不盥手洗

足所衣宜麻碎爛不易鬚髮遠亂久皆斷落見者為

之悽惻隣舍子勾氏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

迴其親侍奉不漸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京寧

漸白髮再黑四齒收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

以為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束帛付之史官元祐

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助孝化詔以為資州

助教並誌

朱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笑或傳其母家為閩中民妻壽昌即素官入閩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家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誠啟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志恨會定為中丞勅軾嘗作詩諱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時至不測賴上保待之止然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日是結舌不敢為一字

鍾離君

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窄處測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在此穴地為毬富道我戲廚歲父笑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改前縣令也身死家破遂落虎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後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細納乘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時憐見悲之義不可久辱當報吾

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
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各言曰盧伯玉
取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 吾
子然後君子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
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
不復見矣余時尚勿恨不記二金之姑書其事亦足
以激天下之義夫 並東軒
望錦

魯簡肅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誦德其居在宋門外
俗謂之俗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

師公徃徃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時
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
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建當託
何事曰對章光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
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
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
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以酒肆
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遠來遂與之飲
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臣
官臣恐為御史所禫然自此音公以為忠寔可大用晚

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廬陵婦
日錄

趙廷嗣

趙隣幾好孝善著述太宗朝推知制誥逾年卒于東之亦有文前以戢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眷無完以居僕趙廷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若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廷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

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廷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若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一夕盜火其家諸子擄之乃隣舍于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為盜耶曰迫於貧爾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予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還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

姪之秀者起孝堂延名儒以誨之子及姪傑傲繼登
進士第今為曹南金族

姚栖雲

唐正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姚栖雲之父語
其兄嗣永立無徃其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塞上
時 栖云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云鞠於伯母如事
其母伯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次終
身哀慕不棄縣令蘇轍以俸錢買開阡刻石表之河
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
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云生岳生君君佛師正

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
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府
奏自栖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 仁宗詔賜旌表復
其徭役十一世孫和用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用至德
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如故
姚氏世為農無為孝者不甚當田數十頃聚族百餘
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人異辭
者經唐末五代共干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
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侍隸河
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乞持檄奏 其事

史官重加旌表時免戶下役錢以旌孝義以勵風俗
狀下尚書不報並電水燕諫

莫節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為人倫之勸節婦少歸
周謂謂紹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
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
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為屬邑求濟縣令俾繩之彥
卿聞其來魂膽但俱喪韃察邗迺謂但折於馬上果境上
數強盜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
歲盜者斬不數日獲之解府即時斬決以按奏具

壯

大祖大程之與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為轉運
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莫別後委寄繁劇
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莫泣
謂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貧貧守死以伺之父不
敢強莫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莫歲事
蚕績得燕則機而為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
長策於外置書令師教之後產業益豐舅姑將老選
矣且大為壽坎折楨成器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
肥由教十頃水竹壑高閣相望然於在路亦修高節
以莫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殆於歸

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紹至誠六代同居九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抵勤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可尚也

曹脩古女

曹脩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書上勸在獻太后還政

謫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室家至貧死之日無衣以飲郡之寮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惜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贖其曹家女年始笄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此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謝而遣之吏民固請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曹達安仁四御史之一也並過水燕談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均助李筠融為玉師所擒太祖責謂何故替成劉助李筠對曰犬各吠

非其主臣回十口為劉氏温衣美食不忍負之 陛下縱不殺臣豈為 陛下用臣令得路必走河東 太祖怒以鉄撾擊其背遣曳出戮之融厲聲曰大犬夫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 太祖左右曰此忠臣也命釋之召於御坐前以萬金良藥親傳其瘡賜襲衣金帶鞍馬既而 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書以諭鈞侯圍先孫等即遣融去不報乃月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師

崔翰

崔翰京兆人少鎮安軍節度免高陽開都部置召還

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 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 太宗壯之便令之任翰駢勇有方畧所至立功公少時不循少節頗凌飛鷹走獵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嶺母已士捫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候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 遮戟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免如城寨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

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
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徒行也寨主監押慙引營
而返虜至圍城^告帥下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察寨
生監押完城各遷下官言曰幸不喪城寨若論功乎
後官至圍練女為郭進夫人亦有明識善治生家甚
富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
皆有官位望不輕胡為多歲以敗名也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對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
殿前諸班以材相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嶺刺史實

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
幹者除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忠孝節義

將帥才略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遺之議者以郭代之公義不能遠過

燕澠水

死婦阿毛

悠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_于道嗚呼轅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藏中憚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為及斃於道天平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膏梁士俗之家夫始屬續也欲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殛之_{王堂嘉話}

馮守信

馮守信事 真宗為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高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柰何欺之耶是歲并巳子無所蔭以明於弟無所愛

田元均

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喪其父乞解官奔喪 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之心不得自從因位下 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富韓公以宰相丁母憂 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

臣終喪自二公始燕澠水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謂之曰某家之姪人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誣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讐言已報願公執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豈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絏曰我若減口誰當辦吾姻之不與謀又熟與暴其事

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嘆數四卒案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楊文公說苑

龔穎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殺臣盧絳殺其叔慎義又害其家後絳來 陛見舞蹈次穎遽前以笏擊而踏之 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讐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 太祖即下令誅絳義穎而赦之

劉溫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峯每赴內宴聞
鈞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
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並青
籍雜
記

張蘊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
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
劍厲聲曰李余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剽奪
狄未至而吾民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

無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
子祠刻石為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適其地書其碑陰
以美之蘊二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
從

劉輝

鈞山劉輝俊敏有詞學嘉祐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
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
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
諸叔而適孫承重服者自輝始輝哀族人之不能為
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輝學者甚衆

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豈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任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富大監主郎中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太傅舜元言嘗知洪州新足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位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

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錄遊

劉煥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納吐蕃每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喻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煥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譙讓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悍邊因畫圖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伏再加刑部郎史賜金紫煥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藥數粒咀潤咽喉唃氏曰蕃呼佛譯為兒子二字稱更鼓自昏達旦三搗而已每有公為佛之兒子也

事量大小以綿綺裘其訟牒物多者為有理澠水燕談

王逵

王建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擇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句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遇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

日曇感患自死旁無家人逵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獸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類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延及禍之已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恤振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

夫必羞之

凍水紀聞

潘盎謝福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蠻儂智高率衆陷邕又將襲廣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儒衣常持大一翼行坐獸語南粵謂愚為儂盎賊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尔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粵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為

賊虜今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黃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縣方解去

相山野錄

將相才略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親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饗帝食雖無領將帥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困載而歸惟公位圖史衾席而已

為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為避過市戢其傳呵戒
導吏云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無
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
武帳正衣冠綈紵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
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朝廷察之正責右騎衛上
將軍未幾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
不許見時公方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
士論歎服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玉壘清話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其後主稱疾不朝之罪

二

以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彬累遣言城中大
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賊宜早為之圖後主將
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昌克期
仲寓將出彬屢遣替之言即君到寨即四面罷攻終
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
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
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
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
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各拜為之盡禮先是宮
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

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
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
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彬但嘆
而不荅迥等功諫彬彬遣五百人為伴致輜重登舟有
一卒負籠下道旋彬彬立命斬之負擔者固敢蹉跎後
主既失國殊無心

家計既升舟隨軍
官吏人觀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資持鮮矣
後賈黃中知州因領賓客歷覽宮內見一斜門封鎖
甚固即召官吏同啓鎖視之得金寶受用物計直三
百萬緡城之陷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余衆皆宮中

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於院庭後主悔之約如有
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焚死是日浙兵縱火淨德
遙觀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揚文公
談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
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臣顯著為諸
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領旄 陶弼觀王盡
像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增其後
少子玘追封王爵實見生獻慈聖 太后輔佐 仁

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陽生饗王
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饗報深厚何以
至此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燕水

四

曹武惠王祗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室毀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
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憂物蓋如此
既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謗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
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辛
帝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材勇兼人濟何人趙以辛
仲甫為對曰仲甫材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
法後崇反師之贍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
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使令武庫以烏
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
令擐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
本學先生之道願治陛下於堯舜之上臣惟遇昌
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雖不能
上慰之曰果有奇勳用卿非晚後揚歷險易雍熙三

年叅大政公常為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
進者其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固矜者意謂進
本虜旋中國無也公對若進輩鷹犬駕材尔行伍中
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以意致執中之辛曰兩
以誠講好今踰約見逼臣有宛而已嘗笑李陵輩苟
生甘取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度其
志必不可奪也

折御卿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總管契丹萬餘騎
忽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十匹擒司徒

舍利數十人虜中號為突厥太尉

太宗大賞之自

後世襲其爵子孫繼為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
常言嘉祐中為麟倅公牒至府其州時乃御卿四世
孫不類胡種雖為雲中北州大族風貌龐厚揖讓和
雅其子弟亦粗知書留州中凡數日出圖史器玩器
樽孤矢之具雖黑州縉紳家止於是爾信平文德之
遊被秣數馬於庭雖上閑殆少歲仲春縱遊北於燕
山孕婦於櫪任自產其種必涯注也然其乳罕有婦
者

馬太尉

真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遛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詎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公命工度才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七歲父卒 太祖軫念曰真羽林孤兒也召入內送國子學列青衿胄子之間御賜令名後果有立統三十餘為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虢為善政秦賈美首支屬二三十輩殆二紀公悉遣歸諸蕃懷感終其任不敢犯邊水泉銀緋累歲不發歲課不除主吏破產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武人將謀入鈔值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李士衡少時有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若他日發迹在於劍記之後為秘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縱金帛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逆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兵裴臻據關擊之倉廩既焚數夕大水雪均衆食敗糟木皮臻與再戰斬凍餒者三千級墮崖壘者無算賊宵遁保益州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義使公果因劍發迹以至貴顯逮卒劍亦失之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陰晦賊衆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揖發氣見自若賊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數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關召士人嚴更警備初夕問道而出賊圍寺壞惟得擊拆者公喜施于豐於宴槁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身止銅鞮勒而已頗涉道因讀史廢書留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鉤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

顧及其死也一棺載萬事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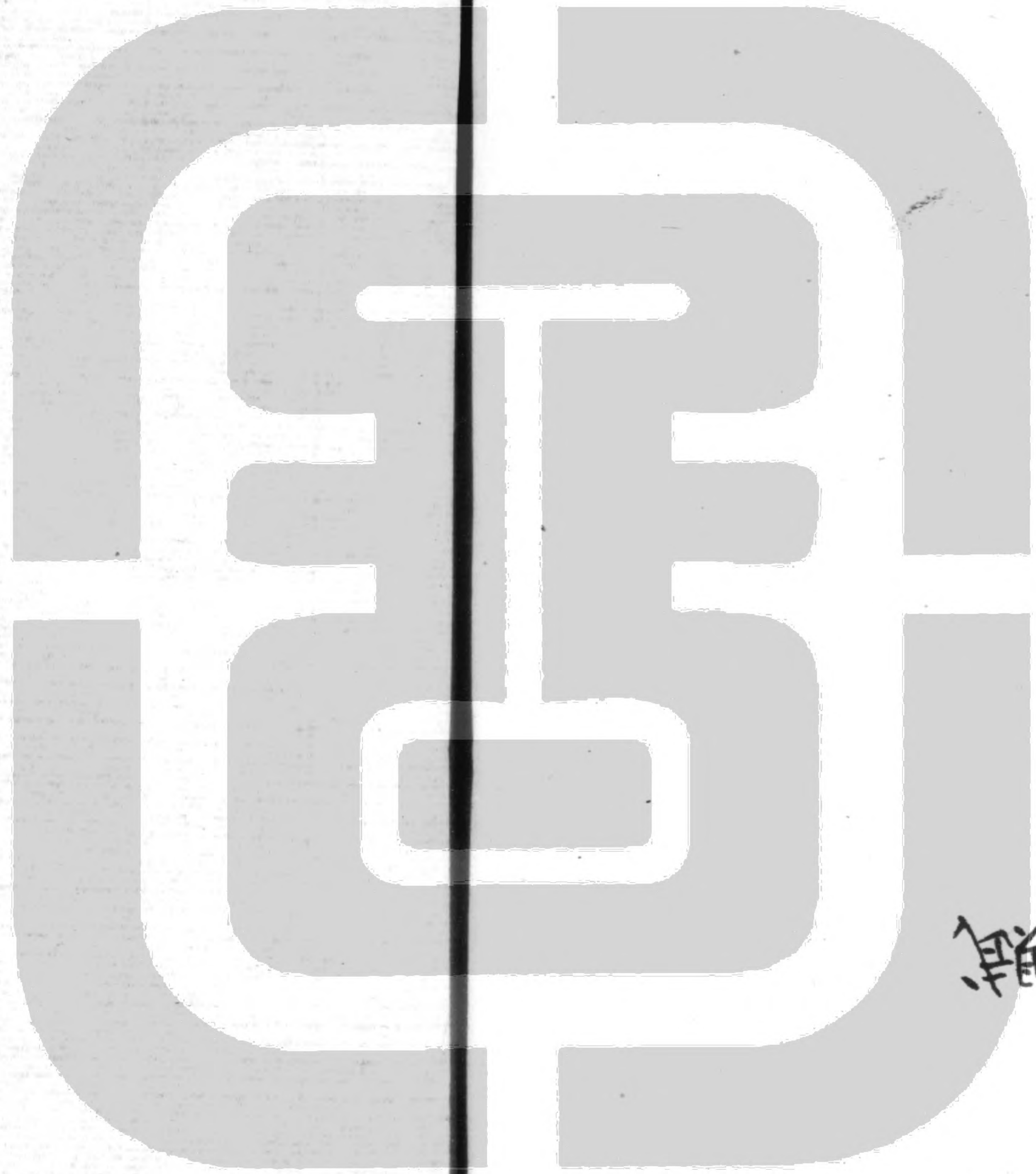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宰相但無陰德亦及長太宗愛之曰尔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墻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旦道士過刺為謁破冠褐自稱鄴都觀主咲則口角至耳乱髮若劉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著冤二萬至觀未敢收於貴藉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笑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

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而梁門也會
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
將王貴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
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解
居直大內之北一夕終夜忽夢巨龜啣敕叩其寢信
驚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開玄武門急召
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庭等千九人陰以姓名授之禹
明盡為信所捕上擒至使殿不用吏鞠面詰得實悉

戮于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
委之雖不能語而申呵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玉
奴者天賦其惠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
語論但四顧女奴盡掌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
便否避就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祖親幸其
第信力疾扶於榻感步叙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
乞嚴邊備無忽邊障信泣太祖亦泣之翌日卒賜
瑞玉小琬為含並玉壺



王
馨

集

十九

